

2015 年 4 - 6 月

# WIRE

共同对抗不公不义

谁  
唯  
对你  
了若指掌？

国际特赦组织发起  
#UnfollowMe (# 停止监控我)

10 种方法  
反对大规模监听全球行动

帮助奈及利亚  
改善人权



# 本期目录

WIRE

《国际特赦组织全球通讯》一年四期报导人权现况，  
鼓舞大众共同对抗不公不义。

## 联络我们



[www.amnesty.org/join](http://www.amnesty.org/join)



[thewire@amnesty.org](mailto:thewire@amnesty.org)



+44 (0) 20 7413 5500

## 加入讨论



[www.facebook.com/AmnestyGlobal](http://www.facebook.com/AmnestyGlobal)



@AmnestyOnline



<http://livewire.amnesty.org>

## 订阅方式



国际版 [wire.subscribe@amnesty.org](mailto:wire.subscribe@amnesty.org)

一年4期，提供英文、法文、阿拉伯文版本  
(一年16英镑 / 5美元 / 19欧元)

国际 [info@amnesty.tw](mailto:info@amnesty.tw)

中文版 一年份(含邮资)新台币1,600元/  
港币700元



封面图片 所有图片 © iStock

国际特赦组织版权所有。国际中文版由国际  
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出版。中华邮政台北字第  
1019号执照登记为杂志交寄。本刊采用再生纸  
及环保油墨印刷。  
发行人 / 谢若蘭  
发行所 / 10078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30号9楼  
印 刷 / 依您印數位創意印刷有限公司

## 专题报导

### 6 别再窃取我们的秘密

访问艾德华·史诺登，谈各国情报活动  
如何侵犯我们的个人隐私、言论自由和  
民主制度。



### 10 我的身分，由我定义

一场在肯亚举行的摄影展，抗议对索马  
利亚难民的社会偏见。



### 12 「爱尔兰妇女一旦怀孕就失去人权。」

透过影像纪录争取人工流产权的长期  
抗争。



### 17 一只小老鼠变成怒吼的狮子

国际特赦组织改变了她的人生，成为她  
传奇人生的篇章。



### 18 你 #OpenToSyria了没？

选自全球民众加入#OpenToSyria  
(#对叙利亚开放) 倡议运动的照片。



### 20 地狱书简

检视乌兹别克监狱的酷刑问题。

### 24 致奈及利亚新总统： 改善人权的10项建议

## 其他内容

### 2 国际特赦组织全球动态

### 4 幕後观察：香港

### 5 编辑手记

### 26 60秒人物专访

### 28 读者园地

# 国际特赦组织 全球动态



## 1 摩西斯 狱中来函

「本来我万念俱灰，直到国际特赦组织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无数的来信让我惊喜万分，我已重拾希望并勇往直前，未来若能出狱，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学校念书。」

23岁的摩西斯·阿卡图巴(Moses Akatugba)遭酷刑逼供判处死刑，他在奈及利亚急需您持续声援：  
<http://bit.ly/HelpMoses>

## 2 象牙海岸 废除死刑！

今年初象牙海岸迎向了崭新的未来：死刑於3月3日正式走入历史！国际特赦组织已为象牙海岸终结死刑努力多年，下个目标：改革酷刑和性侵相关法律。

## 3 拒绝 拿起武器

提到南韩，大家也许会联想到网路爆红的「江南大叔Psy」，比较不为人知的是这个5千万人口的国家，年轻人因良心拒服兵役而入狱的人数高居世界第一，目前正在狱中服刑的「良心拒服兵役者」约有576人，他

们的刑期约18个月，但将终身带着犯罪前科，影响未来就业机会。

5月15日是「国际良心拒绝服役者日」，国际特赦组织在这一天向南韩领导人提出要求，不应让拒绝拿起武器的人背负刑事罪名。

## 2015年将有多少难民和移民在地中海溺毙？

600+

2013年死亡人数

3,400+

2014年死亡人数



请上網加入#SOSEurope (#欧洲 SOS)連署，阻止更多人命消逝：

<http://bit.ly/FortressEurope>

#SOSEUROPE

## 4 刘萍 获亲人探视

去年12月，我们曾一同声援因反贪腐而入狱的中国维权人士刘萍。她的女儿廖敏月始终无法获准探监，终於在2014年12月和2015年2月两度会见母亲。刘萍是「写信马拉松」的声援对象，因此得到国际关注，这可能是引发正向发展的原因，廖敏月说：「所有对我妈妈的声援，让我非常感动，感谢每一个曾经声援我妈妈的人。」我们将持续施压，要求立即释放刘萍。

## 5 人权行动者 获释

全球人权行动者都在庆祝缅甸社区领袖敦昂医师(Dr. Tun Aung, 右图)於1月获释。2012年他为了调停群众暴动而被判刑17年，经过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两年来不断施压，

包括将他列为2013年「写信马拉松」声援个案，终於让他重获自由，缅甸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我们发出的信件促使该委员会加速检讨敦昂医师一案。



© Private

什么东西  
有5只眼睛，  
监视你的  
一举一动？

答案与更多谜题，见第28-29页。

## 6 萨尔瓦多 释放古达鲁佩

感谢萨尔瓦多行动者努力奔走，卡门·古达鲁佩·瓦丝奎兹(Carmen Guadalupe Vasquez, 下图白衣女士，拥抱她的辩护律师)终於在2月获得赦免出狱，成千上万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也为这个好消息欢欣鼓舞。

古达鲁佩18岁时流产，因此被怀疑违法堕胎(萨国全面禁止人工流产)，於2007年被判谋杀罪，刑期30年。今年4月，国际特赦组织和当地行动者将一份25万人连署的请愿书送交萨国政府，要求废除禁止人工流产的法律。

[www.amnesty.org/mybodymyrights](http://www.amnesty.org/mybodymyrights)

## 2 警察 学会不再刑求

象牙海岸的警察和监狱警卫说，他们接受国际特赦组织和当地夥伴团体的人权培训以後，对待囚犯的态度和方式有了改变，一名警察说：「以前不知道我们是在践踏別人的权利，培训让我了解我们的工作方式是不对的，滥用武力、以暴制暴等等。」，另一名警察说：「这个人可能偷了东西，但他仍然是个人，他也有权利。」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8 「你们的信给我力量」

菲律宾监狱中的酷刑幸存者杰若米·柯瑞(Jerryme Corre, 右图)最近收到几千封来自国际特赦组织的信。典狱长说，杰若米已成狱中知名人物，因为世界各地这麼多人都写信给他，杰若米告诉我们：「这些信带给我力量，我感激不尽！」



© Reuters/Jose Cabezas

在墨西哥，得到「停止酷刑」倡议行动声援的酷刑幸存者克劳蒂亚·梅地那(Claudia Medina)，所有被控罪名都已被撤销。我们将继续推动倡议并支持她，为她遭受酷刑折磨一事争取公道。

[www.amnesty.org/campaign-stop-torture](http://www.amnesty.org/campaign-stop-torture)

## 死刑数据

# 607

於 2014 年被处决，较 2013 年减少 22%。

# 2,466 多

被宣判死刑，较 2013 年增加 28%。

# 19,094 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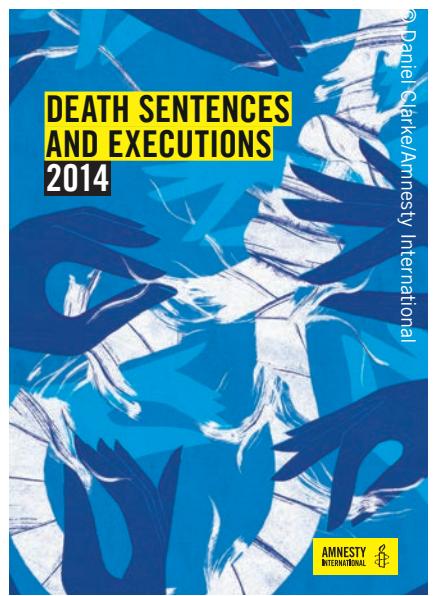
仍在等候处决。

# 140

已在法律上或实务上废除死刑。1977 年国际特赦组织首度提出反死刑诉求时，还只有 16 个国家。

[了解详情及阅读最新报告](#)

<http://bit.ly/DPfacts2014>



幕後观察

### “每次浪头打来就有 2、3 人被卷走”

国际特赦组织倡议专员 Matteo de Bellis (上图) 和难民与移民谈话，他们紧抓绳索，在冰冷海洋中泡了几个小时。

猛烈的暴风雨在 2 月 8 日星期日侵袭地中海，消息传来，义大利海岸巡防队救起了一船利比亚人，其中 29 人死於风寒。

到了星期二，我们得知当天晚上还有其他船只遭遇风暴。我刚到罗马开会，听说有 300 多人溺毙，连忙坐上第一班飞机赶赴义大利外海的兰佩杜萨岛 (Lampedusa)。

听着他们的恐怖经历，我们很难过，同时也很挫折，因为大家早已预见悲剧迟早要发生。

欧洲各国政府都很清楚，人们为了逃避战乱、迫害或贫穷，必然源源不绝地冒死横渡地中海。

尽管义大利的搜救计划已经在 2014 年救起了 17 万条生命，欧盟却改采不以抢救生命为重的边界管制计划。

我们同样可以袖手旁观。或者，我们可以大声抗议，唤醒欧洲各国领袖阻止悲剧继续上演。

「我们紧抓着绳索，海水已经淹到我们的肚子，最后只剩下 4 个人，当时还下着雨，我们一起捱过一整夜，到了天亮又有两个人被冲走。」

「我们发现一架直升机飞过来，水中有 一件红色衬衫，我赶紧抓起它拼命挥舞，

试图引起注意，他们抛下一艘充气救生艇，但我已经没有力气游过去，於是我们在原处继续撑着。后来又来了一艘货船，丢下绳子把我们拉上甲板，当时已经是下午 3 点了。」

伊布拉欣是这艘船上仅有的两名生还者之一。

伊布拉欣是这艘船上仅有的两名生还者之一。

欧洲各国政府都很清楚，人们为了逃避战乱、迫害或贫穷，必然源源不绝地冒死横渡地中海。

尽管义大利的搜救计划已经在 2014 年救起了 17 万条生命，欧盟却改采不以抢救生命为重的边界管制计划。

我们同样可以袖手旁观。或者，我们可以大声抗议，唤醒欧洲各国领袖阻止悲剧继续上演。

请上网参与连署并分享出去

<http://bit.ly/FortressEurope>

加入推特讨论 :#SOSEurope (# 欧洲 SOS)

@matteodebellis

## 人权日志与重要纪念日

五月  
1  
国际劳动节

五月  
3  
世界新闻自由日

五月  
7  
2014 年沙乌地阿拉伯拉伊夫·巴达威 (Raif Badawi) 10 年徒刑和鞭刑 1,000 下 #FreeRaif (# 释放拉伊夫)

五月  
15  
国际良心拒服兵役者日

五月  
15  
国际家庭日

五月  
17  
国际反恐同日

五月  
21  
国际特赦组织良心大使颁奖典礼

五月  
28  
1961 年国际特赦组织生日快乐！

六月  
4  
1989 年中国天安门广场示威者遇害

六月  
5  
2013 年艾德华·史诺登 (Edward Snowden) 揭发政府大规模监听 #UnfollowMe (# 停止监控我)

六月  
20  
世界难民日 #OpenToSyria (# 对叙利亚开放)

六月  
26  
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

## 编辑手记

SHERIF ELSAYED-ALI,  
国际特赦组织  
数位监控计画负责人

# 盯着你， 盯着我

艾德华·史诺登 (Edward Snowden) 揭发美英两国的全球监控计划，至今已近两年，我们认为只有科幻小说才会出现的情节竟已成真，我们的情报机构不分对像地截取上亿人的电子邮件、电话、网路搜寻和社群媒体讯息。

这段时间我们学到不少，任何人只要使用网路或手机就有可能遭到监控，监控计划通常不受监督，政客们藉由散布谣言获取更大的窥伺权力，但两年来这些情况没有改变。

已知的事实已经够吓人了。试想，未来政府的权力还可能伸进我们使用的每一种应用程式，以及虚拟实境技术将使数位和现实世界的界限愈来愈模糊。

如果我们不立刻采取行动，未来的世界即将成为乔治·欧威尔 (George Orwell)《1984》的加强版！我们的 #UnfollowMe (# 停止监控我) 倡议运动 (见第 6、9 页) 将向世界各国领袖发出明确讯息：立刻禁止大规模监控！

@sherifea

## WIRE 编辑团队

总编辑 Kristin Hulaas Sunde

主要作者 Louisa Anderson, Ben Beaumont, Shiromi Pin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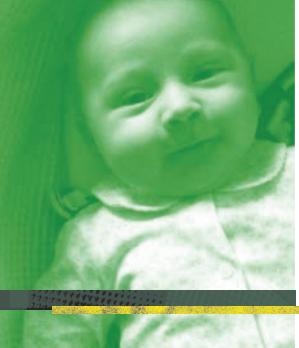
美术设计 Ezra Betton, Dina Silantyeva, Matthew Haigh

摄影编辑 Richard Burton

行政编辑 Melanie Rhodes

倡议运动:#UNFOLLOWME(# 停止监控我)

# 停止 窃取 我们的秘密



各国政府无时无刻都在大肆窥探我们的个人资讯，包括网路摄影机的影像、私人电子邮件、手机发话位址和网路搜寻纪录等等。请立刻上网加入#UnfollowMe (#停止监控我) 连署，要求各国领袖立即禁止大规模监控。



CCV 084

PAY NOW



艾德华.史诺登 (Edward Snowden) 揭露了美英两国的惊人电子间谍网络，发起全球禁止大规模监控行动的同时，我们访问这位前安全分析师，谈大量监控对个人隐私、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破坏。

政府正在窥视我们在网路上的所有活动。艾德华.史诺登约两年前公布的文件，让大家看穿国家安全单位如何透过大规模监控，收集、储存和分析全世界成千上万人的私人通讯。

「我们曾经让情报单位利用网路摄影机监视某些人的卧室，」他告诉我们：「他们每天收集数十亿则手机位置纪录，他们知道你在哪里搭公车、在哪里上班、在哪里睡觉，有没有其他『手机』和你睡在一起。」»

## 大规模监控的基本概念



何谓「大规模监控」？

无差别的大规模监控是指在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涉嫌犯罪的情况下，针对许多人、甚至全国人民，监控其网路活动和电话通讯。



何谓合法监控？

如果是针对特定对象，有充分证据显示该对象涉嫌犯罪，且经过独立的授权机关（例如法官）许可，即为合法监控。



大规模监控可能合法吗？

各国政府可以在自己国内让大规模监控合法化，但这完全违反大多数国家都已签署认可的国际法。



何谓 GCHQ ？

GCHQ 是政府通信总部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的简称，是专为英国政府提供通讯情报的安全机构。



何谓 NSA ？

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的简称，该机构负责为美国政府收集、分析情报讯息及数据。



我被政府监控了吗？

只要你使用网路或手机，就可能受到监控。美国国安局的「棱镜计画」(Prism) 和「上游监控计画」(Upstream)，以及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时代计画」(Tempora)，能由 Google、微软和雅虎等网站获取数据，也能透过光纤电缆截取全球网路通讯。



他们收集哪些数据？

有些政府储存、分析浏览器历史纪录、网路搜寻、电子邮件、即时讯息、网路摄影机对话和手机通话。他们还收集中继资料或「数据背後的数据」，包括收件人、手机发话时间和位址等纪录。



我的数据被拿去做什麼？

被存入巨大的数据中心，用电脑演算法加以检索和分析。美国国安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还会将他们收集到的数据，通过强大的数据库分享给其他安全机构。



大规模监控对我们的人权有何影响？

严重侵犯你我隐私，也会对言论自由造成限制，因为大家知道自己受到监视之後，可能无法自由自在地互通讯息。

## 我们被视为罪犯

政客们总是说，我们必须授予他们更大的权力去搜集情报，好让他们抓到「恐怖分子」，但没有证据证明大规模监控就有帮助。近期法国巴黎恐怖攻击的几年前，安全部门原本已将嫌犯列为危险份子，后来却把他们排除了，证明收集再多个人讯息，也无法弥补这样的错误。

再说，政府如此的监控手段已背弃了法律原则，他们把你视同犯罪嫌疑人，把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当做可疑线索。

「隐私是为了保护弱势，」史诺登说。「透明则是为了制衡强权。当我们活在冲突时代，当我们面对强大的外国威胁，更必须保护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应该有所警觉，权利已受到威胁。」

**“今天我们可以拥有世界上最负责任的政府，但明天可能就不是这麼回事了。”**

艾德华·史诺登

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总部，位於马里兰州。



## 不合理的选择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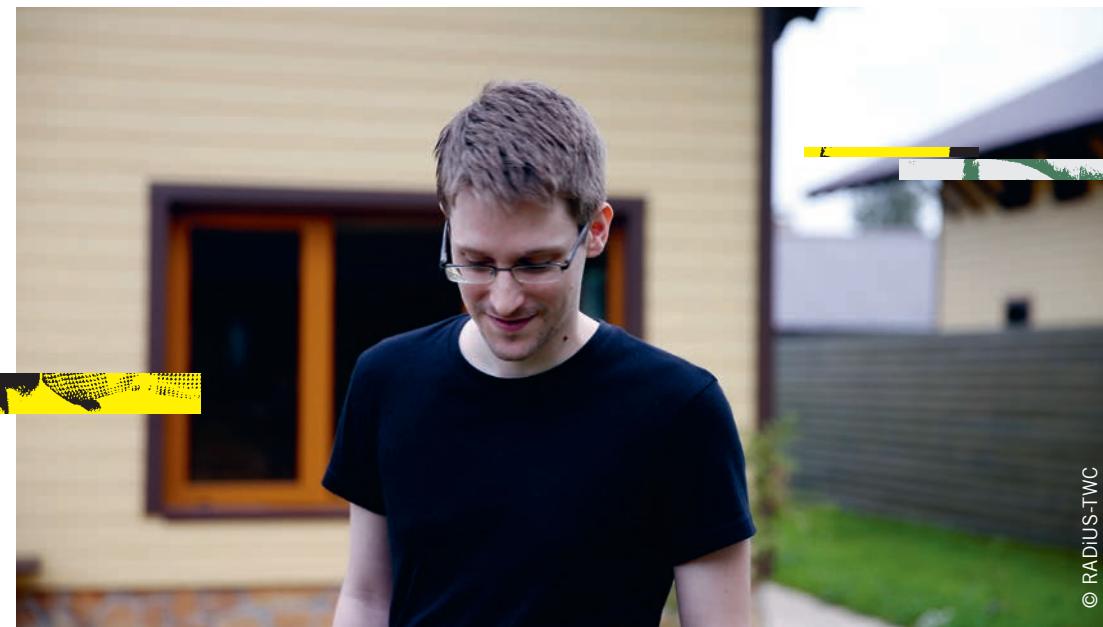
政府总是要我们回答一道不合理的选择题：要安全，还是要自由？千百年来，每个社会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求取平衡。这也是为什麼，在确立一个人有罪之前，我们必须假定他是无辜的。每个人都有权保有隐私，政府若要限制某人的自由，必须先证明他可能涉及违法行为。

有些人说：「平时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这表示出我们太过信任政治人物会遵守法纪了，史诺登说：「今天我们可能拥有世界上最负责任的政府，但明天可能就不是这麼回事了。」

私人数据还可能被用来攻击新闻记者、迫害行动者、侮辱歧视少数族群、打击言论自由。



艾德华·史诺登，於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片《第四公民》中的身影。



© RADIUS-TWC

## 采取行动

请上网参与连署：

[www.amnesty.org/unfollowme](http://www.amnesty.org/unfollowme)

#UnfollowMe (#停止监视我)

现在，各国政府极力说服我们，上网时不应享有人权，好像只要我们拿出手机或登入电子信箱，我们的一言一行就必须受到他们控制。

正如我们不允许任何人侵入我们网路外的生活，网路生活也不容侵犯。

## 大规模监控的实际数字



美国情报机构每天收集 50 亿则手机位址纪录。



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每天分享约 2 亿则手机简讯内容。



美国国安局每个月截收近 420 亿则网路浏览纪录，包括搜寻引擎和电子邮件。



美、英两国情报机构储存数百万名网路用户的网路摄影机画面，即使他们并未涉嫌犯罪。



美、英两国情报机构可以摇控你手机上的麦克风变成窃听器，关机状态亦可持续窃听。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 和美国国安局(NSA) 於 2010 年骇入世界最大手机晶片制造商，从此得以监控数十亿支手机。

资料来源 国际隐私权组织 (Privacy International)、《卫报》、《华盛顿邮报》

# 我的身分， 由我定义

一场摄影展，揭露肯亚的  
索马利亚难民蒙受的偏见。



法蒂玛 (Fatima) (左图) 是一名索马利亚难民，现居肯亚首都奈洛比。她和许多索马利亚人一样，来自伊斯特利 (Eastleigh)，她拥有新闻学学位，现在担任律师。她说：「我聪明又充满热情，乐於配合社区工作，帮助人群。」

法蒂玛参与了於 2015 年 1 月开幕的摄影展「我的身份，由我定义」(I Define Me)，由摄影家阿姆斯壮·图 (Amrstrong Too) 与国际特赦组织等当地团体共同合作，挑战肯亚社会对索马利亚难民的偏见和恐惧，让索马利亚难民有机会表达自我。

国际特赦组织东非区域办公室的巴瑞尔·艾迪 (Beryl Aidi) 说：「这个计画很有挑战性，但安全起见，我们不能让照片中的人们露脸。」

「我们想出一个办法，让他们拿一样东西代表他们的工作、嗜好或其他对他们重要的事物，结果拍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写照片，他们手上拿着足球、拍卖成衣、甜点，旁边附上个人故事。」

肯亚收容了成千上万逃离邻国的难民，该国政府一直把难民视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2014 年政府加强打压索马利亚难民，数千人遭到逮捕、骚扰和虐待，许多人被勒索钱财，或强迫送进难民营。其中数百人被直接驱逐出境。

请上网欣赏更多摄影作品

<http://bit.ly/IDefineMe>

#IDefineMe (#我定义我自己)



「我叫莎菲亚。  
我是身体彩绘师。  
我很害羞。  
我是难民。」



「我叫穆罕莫德。  
我是足球员。  
喜欢交朋友。  
我是难民。」



「我叫法伊札。  
我卖芝麻点心。  
我是母亲。  
我是难民。」



All images by Amrstrong Too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拿回身体 自主权

“爱尔兰妇女一旦怀孕  
就失去人权。”

露贝 (Lupe)，2015 年致国际特赦组织

长久以来，爱尔兰女性一直努力奋斗，只为争取身体和生活方式的自主权，花了几十年才赢得以药物和其他方式避孕的权利。直到今天，正如露贝所言，如果怀孕妇女不能或不愿把孩子生下来，仍然必须走进令人痛苦的官僚体系迷宫，这就是「女人原罪」( Women to Blame) 摄影展所要揭露的真相。从这些影像中，我们看到人们因为希望、愤怒、尤其是勇气而团结起来，为争取避孕和人工流产的选择权，进行长期而坚决的抗争。



1971年一群妇女在都柏林康纳利火车站月台，准备搭车到贝尔法斯特购买避孕用品。1973年之前，避孕用品在爱尔兰共和国是非法的，此後直到1990年代仍受严格限制。





←

民众举行烛光晚会悼念莎薇塔·哈莱帕那瓦 (Savita Halappanavar)。莎薇塔腹中胚胎显然无法存活，却仍无法获准人工流产，导致她死於 2012 年 10 月。她的死亡成为爱尔兰人工流产问题的舆论分水岭。



→

1989 年 10 月，数百名学生在都柏林法院外静坐抗议。4 名学生领袖因为发布英国人工流产诊所的详细资讯，被反人工流产团体保护未出生儿童协会告上法院。

- ### 了解真相
- 爱尔兰禁止人工流产，除非对母亲的生命构成风险，健康因素不在此列。「风险」的定义既狭窄又模糊，所以实际上在爱尔兰进行人工流产几乎是不可能的。
  - 1983 年爱尔兰通过的宪法第 8 修正案规定，胎儿与妇女享有同等的生命权。
  - 法律并无禁止民众出国接受人工流产手术。
  - 每年约有 4,000 名爱尔兰妇女和少女赴英国接受人工流产。
  - 在爱尔兰非法人工流产可以被判处 14 年徒刑。提供医疗服务者若将妇女转介到国外人工流产，可能被处以最高 4,000 欧元（约 16 万新台币）的罚金。



© Dermot Barry/The Irish Times

←

1972 年玛莉·麦基 (Mary McGee) 和丈夫詹姆斯 (James) 一同步出都柏林高等法院，海关没收了她身上带的一包避孕凝胶，她向法院控告政府违宪，并获得胜诉。



© Emma Loughran

→

一名妇女举着「拒做花瓶」的标语，抗议爱尔兰通过宪法第 8 修正案（见「了解真相」边栏）。

了解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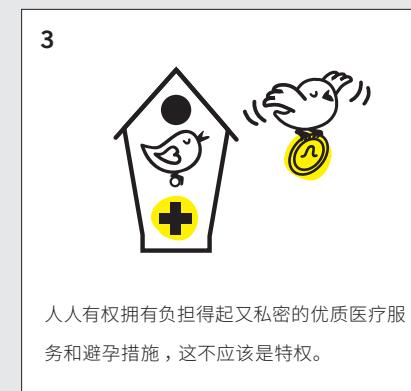
[www.amnesty.org/mybodymyrights](http://www.amnesty.org/mybodymyrights)

[www.facebook.com/womentoblameireland](http://www.facebook.com/womentoblameireland)

# 性与生殖权利宣言

政府以及许多人希望对我们私生活中的性行为、情感关系及生育权加诸许多限制，我们在此发起本宣言的连署，并宣示以下 7 项原则，捍卫我们对身体、健康及个人生涯决定的自主权。

我们相信：



加入连署

<http://bit.ly/MBMRmanifesto>

#MyBodyMyRights (#我的身体. 我的权利)

## 一只小老鼠 变成怒吼的狮子

资深行动者玛格莉特. 约翰 (Margaret John) 告诉我们，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如何改变了她的人生，以及她为何要奉献部份遗产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和国际特赦组织结缘已近 40 年。还记得从小我就希望帮助其他人改善生活，但我不认为自己有这种领导能力，所以总是在思考「我能做什麼？」

起初，我只是在家乡的国际特赦组织小组编写会员通讯和写信。後來，我们的小组被指派声援一名新加坡良心犯的行动，我负责维护这个案的行动档案，那是很困难的工作，後來我受邀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会负责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专员。

我心中仍然萦绕同样的问题：「我能做什麼？」毕竟我只是只小老鼠啊。但随着我在国际特赦组织的工作开展，我发现我自己有

能力做点事情。譬如说，我从来没想过新加坡的前总统有一天会成为反政府人士，离开新加坡，搬到我家附近，而且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变成我的好朋友。

有几次经验令我永生难忘。例如，马来西亚着名良心犯慕纳华博士 (Dr. Munawar Anees) 曾约我见面，他热泪盈眶对我说：「国际特赦组织救了我的命。」

当然，也有许多令人痛苦的时刻。但这些痛苦经验从未动摇我对国际特赦组织的信心，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全世界对人权的态度大幅改变。



“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能为下一代维护正义和尊严。 ”

玛格莉特. 约翰 (右图)

8.6%

来自遗产赠与的捐款，占国际特赦组织 2013 年全球总收入 2,060 万欧元的 8.6%，是我们的第二大经费来源，仅次于个人捐款(占 81%)。

[www.amnesty.org](http://www.amnesty.org)

1970 年代的我就像一只急切想要改变世界的小老鼠；现在的我完全不同，国际特赦组织把我变成一只怒吼的狮子！

我希望国际特赦组织持续推动改变世界的美妙倡议。我在遗嘱中捐赠一部分财产，让我能持续出一份力，我想不出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为下一代维护正义和尊严。

# 你 #OpenToSyria 了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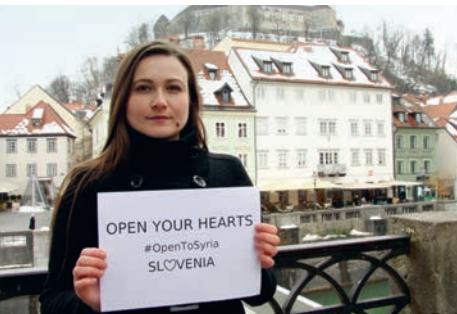
逃離敘利亞的 4 百萬難民幾乎全部由埃及、伊拉克、約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等 5 個國家收容，你認為這合理嗎？

同時，世界上最富有的那些國家只接受其中一小部分難民。

成千上萬人已經加入我們的行動，要求其他國家分擔重責大任，允許更多難民前往居留。團結一致，我們必能幫助這些世上最弱勢的人們重獲安全、和平的人生。

加入我們

<http://bit.ly/SyriaStorify>



# 地狱书简

任何人若违反乌兹别克严厉规定的生活方式，就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他们以酷刑逼迫人们签署自白书，并威胁全家不得张扬。「停止酷刑」倡议运动正揭露乌兹别克情治单位秘密实施酷刑的真相。

「他们〔政府当局〕会说我泄露国家机密，所以我绝不能让他们发现，一旦被发现，他们会直接把我关进监狱。」

朱赫拉 (Zuhra) 这番话，说明她为何害怕谈起家人被乌兹别克情治单位迫害的情况。在这个威权统治的中亚国度，政府牢牢控制着社会：媒体受到监控，反对党不能登记成立。

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 (Islam Karimov) 已当权超过 20 年。从街头到网咖，到处都受到国家监视，凡有异议立即打压。

来自西方世界的资讯受到严密审查，任何想出国旅行的人都要申请特别的出境许可，反抗当局可能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放在桌上的是从乌兹别克监狱中偷偷夹带出来的囚犯信件，一位艺术家用信中的证言描述酷刑。





## 监狱：「犹如人间炼狱」

目前流亡海外的画家塞尔吉·伊格纳特耶夫 (Sergey Ignatyev) 说：「乌兹别克的监狱无异於人间炼狱，囚犯饱受酷刑虐待。」众多证言指称犯人遭到电击、殴打、窒息、威胁、性侵或处决。

2011年土耳其商人法希特·冈斯 (Vahit Gunes) 在塔什干 (Tashkent) 被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 简称 SNB) 关押 10 个月，他谈到酷刑的细节：「他们把人铐在暖气散热片上，我亲眼看到他们用球棒把犯人的骨头打断，晚上常听到其他人哀嚎，好像遇到狼群攻击一样。」

「如果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会怎麽样？」法希特继续说，他指的是许多人被强迫在白书上签名。「你有选择吗？在牢里面，你就是个囚犯…你没有任何权利，你能向谁申诉？你喊救命那又怎麽样？谁会听到？」

**“ 酷刑和隔离监禁能改变一个人，它们杀死人的灵魂。 ”**

塞尔吉·伊格纳特耶夫，画家

## 不惜代价揭发真相

但真相已经掩盖不住，有人将囚犯的亲笔信偷带出乌兹别克，将他们的遭遇公诸於世。前囚犯曼马达里·马克穆多夫 (Mamadali Makhmudov) 在 2004 年的信中提及：囚犯被迫裸体在狱中爬行，并遭警棍殴打，不唱国歌就被拳打脚踢，并且连续几天不准穿衣服、喝水和上厕所。

「很难确知其他人是生是死，」他写道：「我亲眼目睹一些年轻人被活活打死。」

塞尔吉读了数十封来自囚犯的信件，并用这些信件规划一场名为「狱中书简」(Letters from Prisons) 的展览。他肯定地说：「酷刑和隔离监禁可以改变一个人，杀死人的灵魂，人们逐渐对酷刑麻木，失去自卫能力。但直到最後一刻他们都渴望着重获自由。」

「我们一定要阻止酷刑，唯有结合众人的善良意志才能做到。」



塞尔吉·伊格纳特耶夫 (Sergey Ignatyev) 的画作。他用偷偷夹带出来的酷刑证言描绘乌兹别克监狱中的惨状。



SNB 看守所的卫星照片。土耳其商人法希特·冈斯 (Vahit Gunes) 曾在此遭受酷刑。该看守所戒备森严，不对外开放且不得摄影。

乌兹别克经常以酷刑逼迫民众签署伪造的白书。不分男女，都因受到最残酷的压迫而签下姓名。

乌兹别克总统可以改变这一切，只要他提笔签署一纸禁止刑求逼供的命令，就能终结所有殴打、电击和炙刑。

你的签名也一样充满力量。聚集成千上万的签名，就能对乌兹别克总统施压，让人们不再被迫签名认罪。

请加入连署，帮助他们不再被迫签名认罪：  
[www.amnesty.org/campaign-stop-torture](http://www.amnesty.org/campaign-stop-torture)



# 致奈及利亚新总统： 改善人权的 10 项建议



2015 年 2 月 26 日，查德士兵乘车途径奈及利亚东北部城镇甘巴鲁 (Gambaru)。尼日、喀麦隆和查德等邻国共同发起区域性军事行动，协助奈及利亚击退武装团体博科圣地 (Boko Haram) 的进攻。

穆罕默杜·布哈里 (Muhammadu Buhari) 刚刚当选，成为非洲人口最多的石油生产国的总统。在他即将就职之际，我们看看用哪 10 种方法能改变人民的生活。

## 1. 对奈及利亚东北部的战争罪行展开调查

这里的男女老幼长期活在恐惧阴影下，既害怕遭到武装团体博科圣地 (Boko Haram) 的谋杀和绑架，又担心遭到军方逮捕、拘押、刑求甚至处决。对於这些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行为，须立即进行公正的调查。

## 2. 保护陷入武装冲突的民众

博科圣地的血腥攻击和军方的铁腕镇压，已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迫使数十万人逃离家园。今年 1 月国际特赦组织取得的卫星照片显示，光是巴加 (Baga) 和多仑巴加 (Doron Baga) 两个城镇，就有超过 3,700 栋建筑因战火损坏或全毁。

## 3. 将酷刑列为犯罪

国际特赦组织的「停止酷刑」倡议运动，揭发奈及利亚军方和警察例行性地对民众使用酷刑，连 12 岁小孩也无法幸免，手段包括殴打、枪击和性侵。新政府可以立法禁止酷刑，并确保所有酷刑施害者受到审判和处罚。

## 4. 废除「禁止同性婚姻法案」

该法案对所有交友关系滥加限制，除了异性恋之外的一切性关系都被列为犯罪，连发声支持同性恋人权都可能被判刑入狱。

## 5. 让司法制度能为贫民所用

奈及利亚的刑事司法体系资源不足且严重腐败。超过 55,000 名囚犯和嫌疑人仍挤在过度拥挤的监狱，绝大多数无力聘请律师或缴纳保释金，而且大多还在等候法官提审，许多人因为不公正的审判而被定罪，等待处决的死刑犯超过 1,000 人。

## 6. 让律师和家属会见被拘留人

被警察或军方羁押的人，通常无法获准会见律师或家属。由於与外界失去联系，让他们更容易遭到酷刑、杀害或强迫失踪。

## 7. 停止无预警将人驱离家园

数十万人经常受到威胁，随时可能被驱离家园。政府应当立法禁止强迫搬迁，保护社区不被摧毁、人民不至举家流落街头，既没有赔偿也不予安置。

## 8. 不让造成污染的石油公司逍遥法外

殼牌石油 (Shell) 最近被迫付给尼日河三角洲社区 5,500 万英镑，做为两次重大漏油事故 (见第 26 页) 的赔偿，但该公司尚未清除污染，政府应要求这些公司修补破损的输油管线，并彻底清除事故造成的污染，以保护居民的生命、就业机会和健康环境。

## 9. 全面停止执行死刑

奈及利亚在 2013 年处决了 4 个人，这是该国自 2006 年至今首次执行死刑。该国新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法》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该国还违反国际法，处决犯罪当时尚未成年的犯人，奈及利亚应当重新检讨国内法律，永久终止执行死刑，成为邻国的模范。

## 10. 照顾奈及利亚儿童

许多奈及利亚儿童失去求学机会，被迫在街头乞讨，常遭警察虐待或入狱受苦，有些儿童被博科圣地绑架或被军方强迫入伍当兵。奈及利亚应该保护儿童权利，才能使国家走向一个更安全、和平的未来。

## 奈及利亚人权一览

166,600,000 人

联合国 2012 年统计国民总数  
近半数国民未满 18 岁。

4,000 人

保守估计 2014 年被博科圣地  
杀害的人数。

52 岁 53 岁

男性 / 女性的平均寿命。

38,000 名

没有定罪而关进监狱的  
囚犯 (平均每 10 名囚犯中  
即有 7 人屬於这种情况)。

9 百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统计的孤儿人数。

7.4%

新生儿出生一年内  
死亡率。

3 分之 1

奈及利亚每 3 人中就  
有 1 人住在贫民窟。

2 百万人

自 2000 年因强迫搬迁而失去  
家园，至今仍有许多人无家可归。

70%

石油与天然气出口占政府  
收入的比例。



# 银行里的钱



克里斯提安. 勒科亚.  
柯邦地 (Christian Lekoya  
Kpandei) 牧师，奈及利  
亚，波多 (Bodo)，2015  
年 3 月。

壳牌石油公司因 2008 年发生两次重大漏油事故，最近被迫付给奈及利亚波多 (Bodo) 居民 5,500 万英镑，赔偿事故後居民蒙受的损害。其中一位居民是 53 岁的克里斯提安. 勒科亚. 柯邦地 (Christian Lekoya Kpandei) 牧师，他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渔民，掌管一间 300 名教徒的教会。他告诉我们这件指标性的诉讼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 和壳牌石油公司达成和解， 你有何感想？

我无法形容有多麼快乐，我很高兴壳牌愿意赔偿，打从各大石油公司来到尼日河三角洲，这 50 年间从没发生过这种事，这将流传千古，不分老幼，大家都兴奋无比。

## 这笔赔偿金会带来什麼改变？

波多各处居民都已开始重建家园，我要建一个新的鱼塭，每年可以生产 10,000 尾鰆鱼。漏油事故後，我们曾经交不起学费，现在我的女儿们已经回去上学了，孩子们受害最深，但现在很多孩子的银行里有了存款，可以规划未来。

## 壳牌公司还没有清除漏油污染， 这对居民有何影响？

大家的健康都出问题，但这里没有好的医院，水源、水果和树林都已受到污染。我的旧鱼塭就在河岸边，油污没有清除我就回不去。壳牌做过承诺，但我们要等他们把清污工程发包给合格的厂商，才知道他们是否说话算话。

## 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团体的声援 有何作用？

非常感谢这一切，我真的觉得波多已成为一个国际社区，以前根本没人听到我们的诉求，但现在我们一通电话就可以找到欧洲的朋友，我们也很感激本地组织 CEHRD (环境、人权与发展中心) 帮我们引进国际资源。

## 波多社区的案例是否有助 防止更多漏油事故？

现在其他社区也可以起身争取权利，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经验。国际特赦组织和 CEHRD 曾经训练我监测漏油的方法，所以我可以帮助其他人，但各公司必须更新他们的输油管，波多漏油事故就是管线老旧造成的，未来可能还要继续打很多官司。

## 你对波多的未来有何期望？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光明的未来，但必须努力很长时间。专家曾说，要花 2、30 年才能让环境复原，但我认为波多可以作为尼日河三角洲其他社区的精神支柱，对他们来说，[ 赔偿 ] 原本是难以企及的梦想，但我们做到了。

# #FreeRaif # 释放拉伊夫

图中为一名国际特赦组织支持者，她在墨西哥市的沙乌地阿拉伯大使馆门外布置沙国囚犯的相片，其中包括网路部落客拉伊夫. 巴达威 (Raif Badawi, 左一)。拉伊夫被判处 10 年徒刑和 1,000 下鞭刑，只因设立一个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网站。今年 1 月，他接受第一次 50 下鞭刑时，全球人权运动者同声表达抗议，超过 100 万人要求沙国立刻将他释放。

後來他的鞭刑一直没有继续执行，原因不明，但他仍然身陷牢狱，只要判刑一天不撤销，他随时都可能再度受到鞭刑。「各位仍在声援拉伊夫的人们，你们的抗议能够造成改变，」他的妻子恩萨芙. 海德 (Ensaaf Haidar) 说：「请大家不要停止，直到拉伊夫重获自由。」

## 加入连署

<https://rapidresponse.amnesty.org>





“行动是绝望的解药。,”

琼. 贝兹 (Joan Baez)

民谣歌手及行动者，2015 年国际特赦组织良心大使